

ISBN 978-7-5444-6779-7



9 787544 467797 >

易文网: www.ewen.co

定 价: 75.00 元

漢語史學報

第十六輯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目 錄

漢語語音史與吳方言

從興福寺本《禮記音義》殘卷論今本《釋文》的“首音”	楊 軍 儲泰松	1
直音引發今音誤注的有關問題	范新幹 梁 潔 張海峰	15
《詩集傳》音釋的二音二叶同注例	劉曉南	20
中古音譯詞中的“俟”字	儲泰松 張愛雲	35
八思巴字譯音等材料中漢語重組唇音字的語音表現	鄭 偉	47
吳語人稱代詞的範式、層次及音變	陳忠敏	60
吳語婺州方言的人稱代詞	黃曉東	79
吳語包括式人稱代詞的構成和類型	李旭平 申屠婷婷	91
從“侬 _{我們} ”[n ³¹ i]到“像侬 _{像我們} ”[zia ³¹ n ²¹ i]		
——蘇州方言第一人稱代詞複數的一種新變化	史濛輝	101
吳語人稱代詞考源的原則		
——兼論吳語的“儂”	陶 寰 史濛輝	114
簡說吳語指代詞“個、隻、一”及其變體	張惠英	133
宋佚名《魁本足注釋疑韻寶》及相關歷史考述	張民權	141
《翻切指掌空谷傳聲》所反映的清末南豐方音	李 軍 熊遠航	153
《古歙鄉音集證》述略	劉 猛	168
王念孫古韻分部新探		
——《詩經群經楚辭韻譜》韻部體系形成考	趙永磊	177
從古漢語異讀材料看句法—語義關係	王月婷	190
上古漢語致使構詞深層結構試析	謝維維	200
從語義角色看先秦到漢代動詞的演變		
——以“揅”“攘”“揮”為例	王 誠	212

試論言說對象介詞“對”的演化	張美霞 219
簡帛醫書方藥量詞體系論析	周祖亮 方成慧 232
東漢佛經語料問題舉隅	
——從《中本起經》“晉言”說起	顧滿林 240
筆受對漢譯佛經語言面貌的影響初探	
——以鳩摩羅什譯經被動式為考察基點	高列過 251
六朝石刻典故詞語例釋	梁春勝 261
馬譯《世說新語》考辨(二)	龔 波 270
《祖堂集》疑難語詞考校商補	王閏吉 朱慶華 278
中古醫籍“淫淫”及“淫 X”詞考釋	付新軍 288
《一切經音義》字詞校釋二則	張文冠 295
“口似匾擔”“口似礫盤”商詁	王長林 300
劃分與其他正字同形的異體字與誤字之界	
——以《可洪音義》所見字形為主	李圭甲 304
讀書札記	
量詞“枚”的歷時演變二題	張 瑩 313
研究生論壇	
說“惹筆”	王文香 317
說“背誦”	劉 哲 322
因聲求義與道經訓釋	謝 明 326
編者的話	330

從興福寺本《禮記音義》殘卷論今本《釋文》的“首音”^{*}

楊 軍 儲泰松

內容提要 今學術界大多認為今本《經典釋文》同條下多個音切的第一個注音即“首音”是陸德明認可的標準音，從而根據這一認識整理、歸納出“陸德明音系”。這是一個極大的誤會，從理論上說，把自己或自己認可的音放在多個音切之首是成立的，但必須滿足所有“首音”都未被後人改動這個條件。但是情況並不如此，無論從文獻記載還是版本比勘、邏輯推斷來看，後人大量增刪刊革《經典釋文》已是無從否認、不容漠視的事實。正由於“首音”中既已存在的大量異質成分導致“首音”的性質複雜，所以任何想要簡單通過今本《經典釋文》的“首音”來考訂真實的陸德明音系是斷然不可能的。但至今學術界對此仍缺乏充分的認識。因此，本文以日本興福寺藏古鈔本《禮記釋文》殘卷與今本比勘，以大量事實再次證明今本未標注主名的首音，乃至於有些只有一個音的音切並非都是陸德明所作，有很多是後人添加的。學術界對陸德明音系的考訂以及對其音系性質作出的判斷嚴重被唐宋人所誤。進而提出考訂陸德明音系的有效方法及研究步驟，以期引起學術界的充分重視。

關鍵詞 經典釋文 首音性質 後人增改 異質成分 陸德明音系

本文所說的“首音”，指《經典釋文》中一個字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反切注音時，置於首位的音注。《經典釋文》“首音”的性質，直接關係此類音注材料是否為陸德明或陸德明認可的讀音，對考求南北朝後期語音系統乃至中古早期語音的發展都意義重大，因而是研究此期音韻不可迴避的問題。邵榮芬先生（1995）在討論“《經典釋文》音切中的標準音”時，對此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討論，並根據陸德明《序錄》“經常用，會理合時，即便遵承，標之於首”的自述，對《經典釋文》同條中一字多音情況下不同位置的音切分析，認為其中的“首音”是陸德明的標準音。此外，一字只有一個注音的，理所當然也是陸德明的標準音。認為“標之於首的音切都是陸德明認為的標準音切”。進而又對其音系性質作出總結說：“有充分理由肯定陸氏反切音系是當時南方的標準音系，也就是當時的金陵音系。它與以洛陽語音為基礎的北方標準音系，也就是《切韻》音系是當時南北並立的二大標準音系。”（邵 1995，序）對於這個結論是否正確我們暫時不予討論，而今本《經典釋文》的“首音”是否就是陸德明的標準音則大有問題。從理論上說，根據陸氏《序錄》，陸德明把自己所作的音切或認可的音切作為標準“標之於首”是成立的，但是必須建立在下面這個前提下：這些音切自始至終未經後人改動過。如果不能滿足這個條件，其“首音”則不必為陸德明認可的標準音。

我們曾經（楊軍 2000）指出今本《釋文》的音切有後人增改的情況，又在《〈周易音義〉〈尚書音義〉重音音切研究》（楊軍、儲泰松 2010）中窮盡分析兩經《音義》中重音音切的現象，證明了造成這些重音音切的主要原因是後人在原書“類隔切”之前增加“音和切”所致，因此凡屬重音音切的“首音”均不是陸德明原書的音注，自然不能用來考訂陸德明的音系。現在我們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經典釋文》文獻與語言研究”（14ZDB097）階段性成果之一。

將文中對《周易》《尚書》兩經《音義》討論過的重音音切整理為下面的簡表：

字頭	今本首音	重音	出處 ^①	首音音和	次音類隔	條數
而逋	補吳反	徐方吳反	訟卦 80	幫/幫	幫/非	10
豐	芳忠反	《字林》匹忠反	豐卦 114	敷/敷	敷/滂	1
扑	普卜反	徐敷卜反	舜典 146	滂/滂	滂/敷	4
利牝	頻忍反	徐邈扶忍反	坤卦 76	并/并	并/奉	18
墳	扶粉反	韋昭音勃憤反	禹貢 154	奉/奉	奉/并	1
廡	無甫反	徐莫柱反	洪範 178	微/微	微/明	1
室	張栗反	徐得悉反	訟卦 79	知/知	知/端	2
哲	之舌反	徐丁列反	洪範 177	章/章	章/端 ^②	1
小計						38

從上表可以看出今本兩經《音義》的首音無一例外都是音和切，而次音為有主名的類隔切，其中屬於唇音類隔的 35 例，端/知類隔的 2 例，端/章古類隔 1 例。此外，又有“戛，居八反。徐古八反”（益稷 152）“號，寡白反。徐公伯反”（君奭 189），此 2 例雖非音和與類隔的關係，但“戛”屬黠韻二等開口。“居八反”以三等開口字為切，“徐古八反”以一等合口字為切。“號”屬陌韻二等合口，“寡白反”以二等合口字為切，“徐公伯反”以一等開口字^③為切。這 2 例的首音改字，反映被切字與切上字在等第及開合口方面有要求一致的趨勢，反切的這種改良大致始於唐代的慧琳，而在宋代的《集韻》裏更為明顯（楊軍 1995、楊軍 & 儲泰松 2010）。另有一例“籥，予若反。徐以略反”（金縢 179），用反切改良也不太好解釋^④，但只有 1 例，所占比例很小，對我們的基本判斷並無大礙。

對於造成重音音切原因，邵榮芬（1995）、萬獻初（2004）、沈建民（2007）等都用陸德明為“錄存”讀音相同而用字不同的反切材料來解釋。我們（2010）則從《經典釋文》注音的目的、體例及其語音特點等方面論證了“錄存說”不能成立，指出今本《釋文》重音音切是因後人增改造成的。實際上對後人更改《經典釋文》的情況，從清儒如王鳴盛、段玉裁、王引之、盧文弨、臧琳、楊守敬、法偉堂等到近代學者吳承仕、王利器、黃焯及日本學者狩野直喜等都作過

① 阿拉伯數字表示宋元遞修本的頁碼。

② 《尚書·洪範》“明作哲”，《釋文》“哲，之舌反；徐丁列反。”《疏》云：“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為哲。”是“哲”假為“哲”。《春秋穀梁傳音義》：“不哲，陟列反，一本作哲，之列反。”（1282）是其證也。如果徐邈“丁列反”是為“哲”字作音，則是端知類隔，與“哲，之列反”不構成重音。

③ “公”是東韻字，今人多標為“合口”，但與《韻鏡》作“開”、《七音略》作“重中重”相悖。今從文獻處理為“開口”。

④ “以”元音不圓唇，“予”元音圓唇。切下字“若”“略”近代以來發展為圓唇元音。因此懷疑以“予”易“以”跟反切上下字要求元音圓唇一致有關。經此改良的反切集中見於中唐《慧琳音義》，而《集韻》尤為明顯。這個問題涉及反切結構的發展，我們將另文討論。

討論。盧文弨《重雕經典釋文緣起》說：

且今之所貴於宋本者，謂經屢寫則必不逮前時也。然書之失真，亦每由於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見而改舊文，如陸氏雖吳產，而其所彙輯前人之音，則不盡吳產也。乃毛居正著《六經正誤》一書，譏陸氏偏於土音，因輒取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遽以改本書矣。又凡切音有音和，亦有類隔。陸氏在當時或用類隔，未嘗不可以得聲。而後人疑其不諧，亦復私為改易，注疏本多有之。

盧氏的懷疑無疑是正確的，但前修時賢的討論大多通過對史料的梳理、零星的材料比對和邏輯推理作出判斷，而可資利用的舊本如敦煌所出《尚書釋文》等方面的證據存世無多，大多限於舉例性質而非窮盡研究，因而顯得不够集中，或許這就是盧氏之卓見而未能引起當今學術界充分重視的原因。

201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黃華珍《日本奈良興福寺藏兩種古抄本研究》，載有興福寺藏古抄本《禮記釋文》殘卷影印件一種，存《中庸》至《昏義》之“相應”條，間有殘缺處若干。據黃華珍(2011)，學術界一般認為該本是唐初抄本或奈良時期據唐本抄錄本，詳情可參該書299—305頁。今取此本與今傳各本《禮記釋文》對勘，分別就二者之間的異同條分縷析，證明今本《釋文》的首音已經被後人大量增改而非全是陸德明舊作，因此據今本《釋文》首音考訂出的陸德明音系不可靠，採用贗入了大量唐宋人所造的音切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經典釋文》的語音系統。

本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代表今本，為便於查對，各條后均用阿拉伯數字附上該本的頁碼。如該本與通志堂本、抱經堂本有不同者則隨文注出。日本興福寺藏古抄本《禮記釋文》殘卷簡稱“興福寺本”。

一 今本增添首音產生重音音切

1. 跛者，補禍反又波我反。足廢也(838)。興福寺本作“跛者，波我反。足廢也”。按，“補禍反”與“波我反”讀音無別，不能構成又音。此必後人妄加“補禍反又”四字，使二音相重。因此當依興福寺本刪四字。

2. 側兮，下板反又胡板反(851)。興福寺本作“側子，胡板反”。法偉堂云：“胡板與下板同，非異讀，殆有一誤。”按，法說非是，興福寺本無“下板反又”四字，則知陸書“側兮”本無又音，後人妄加四字，致二反相重。又興福寺本“側子”當作“側兮”，此本“兮”多書為“子”。

3. 偃者，於縷反，一音紆矩反。背曲也(838)。興福寺本作“偃者，紆矩反。背曲也”。按，“於縷反”與“紆矩反”音同，皆在《切韻》《廣韻》慶韻影紐。興福寺本無此五字是德明原式，後人妄增“於縷反”且置於“首音”之位，使二切相重而大壞《釋文》體例。當依興福寺本刪“於縷反一音”五字。

4. 枉，知矩反，一音張柱反(841)。興福寺本作“柱，張柱反”。按，今本“枉”當為“柱”，通志堂本不誤。又興福寺本“張柱”為“張柱”之誤。然“知”“張”同為一紐，“矩”“柱”皆在慶韻，則“知矩”與“張柱”不別，無所謂“一音”，今本有而古本無者，定後人妄加以致二音相重。當據興福寺本刪“知矩反一音”五字。

5. 迸諸，北孟反，又逼諍反。諍音爭鬥之爭(854)。興福寺本作“迸諸，逼諍反。諍音諍

門之諍”。按，“孟”在映韻，“迸”“諍”則在諍韻，“北孟”反“迸”爲以映切諍，非陸氏之舊也。後人妄增“北孟反又”四字，徒使人誤以爲陸德明庚(映)耕(諍)相淆，而實際大謬不然也。又“爭門之爭”二“爭”字不當作“諍”，興福寺本蓋涉上而誤。法偉堂云：“陸蓋讀爭門之爭爲去聲，觀《檀弓》注爭字音可見。”

以上1—4例，是後人在陸德明音注之前增加注音，且在兩音之間添“又”或“一音”，一方面把陸德明原來的注音降爲“音堪互用，義可並行”的“又音”，甚而降爲“蓋出淺近，以示聞見”的“一音”，一方面導致重音音切產生。第5例誤人更甚，如邵榮芬(1995:200)即通過“孟諍(迸:北孟，逼諍^①)”一例，把映諍繫聯爲一類。但此既是“又音”，則“北孟反”必當與“又逼諍反”不同。無論古今，“北”“逼”代表的聲母都是p，因反切上字同類，所以北孟=p孟，逼諍=p諍。因爲p孟≠p諍，所以只能得出“孟”≠“諍”的結果，而不能將其繫聯爲一類；如果將此“孟諍”二字繫聯爲一類，則“又”無從解釋。興福寺本唯“逼諍反”一音，更證明以後人增加的“北孟反”參與繫聯，只會致使繫聯結果不倫不類。因此，上述這類首音既然不是陸德明的音注，自然不符合《序錄》所說的“經常用，會理合時，即便遵承，標之於首”的標準，因此繫聯陸德明音系時必須排除此類處於首音位置的音切。

二 今本改類隔切爲音和切

6. 不傳，文專反(828)。“文”爲“丈”之譌，通志堂本作“丈專反”。按，興福寺本作“不傳，大專反”。“大專反”以定切澄，類隔；“丈專反”則改爲音和切。

7. 彖，吐亂反(829)。興福寺本作“彖，勑亂反”。按，“勑亂反”以徹切透，類隔；“吐亂反”則是後人改爲音和切也。

8. 度壺，徒洛反(845)。興福寺本作“度壺，直洛反”。按，“直洛反”以澄切定，類隔；“徒洛反”爲音和。此又後人改類隔爲音和之例也。

9. 其滑，乎八反(846)。興福寺本作“其滑，于八反”。按，“于八反”以于切匣，類隔；“乎八反”音和，此又後人以音和更類隔之例也。

10. 壞己，乎怪反，又音怪(849)。興福寺本作“壞己，于恠反，又音恠”。按，“于恠(怪)反”類隔，後人乃以“乎怪反”之音和切改易。

以上五例都是今本爲音和切，古本爲類隔切，沒有例外，因此是後人以音和切改易類隔切的確鑿證據。今本《禮記釋文》有“以滑胡八反，又于八反。諸卷皆同。”(《內則》732)、《春秋左傳釋文》又有“于滑乎八、于八二反”(《莊公三年經》892)、“賓滑乎八反，又于八反”(《昭公九年傳》1094)、“孫滑于八反，又乎八反”(《隱公元年傳》872)等，如果認爲這些就是陸德明原有的注音，很難得出其聲母系統匣于不分的結論；如果認爲這也是重音音切，其中的“又”則無法解釋^②；如果認爲陸德明匣于已經分化，將舊音的類隔改爲音和而置於首音，則最後一例“滑，于八反，又乎八反”也不能解釋。換言之，今本《釋文》中這些材料的矛盾和混亂，使我們對其語音系統的考察陷入兩難境地。羅常培(1937)認爲《經典釋文》匣于兩紐的反切上

① 邵先生原誤爲“彼諍”。

② 邵先生把這些例子也歸入“重音音切”，結論是陸德明匣于同爲一類。

字“大體上自成系統，可是彼此間常有錯綜的關係”。對於何以會有這種現象，他解釋說：“在《經典釋文》的反切裏這兩類分化的傾向漸強。”而上揭第9、第10兩條中興福寺本的情況證明，陸氏聲母系統中匣于本來就是不分的。而今本《釋文》中這些音注材料的矛盾和混亂，是由於後人一方面將匣于混用的“類隔切”改為匣于分用的“音和切”並作為首音，一方面又保存了陸德明原有的類隔切才造成的。正因今本《釋文》的首音多有被後人改竄的嫌疑，其中後人所作的首音只是《經典釋文》音切的假性證據，如果不加甄別地使用，斷然無法考訂出陸德明音系之真相。

三 今本增改音注導致韻混

11. 不啻，音試，詩豉反(854)。興福寺本作“不啻，詩豉反”。據此，“音試”當為後人所增。按，被切字“啻”與切下字“豉”皆真韻字，“試”是志韻字。此條因後人在反切前增加直音而導致支之韻混。

12. 放恣，咨嗣反(825)。興福寺本作“放恣，咨自反”。按，“嗣”為志韻字，“恣”“自”為至韻字，“咨自反”當是陸德明原書之舊，其脂、之、本不相混。而後人蓋據時音改為“咨嗣反”，遂使脂、之相淆亂莫辨，庶使人誤以為南北朝後期之陸氏音系脂與之韻不分矣。

13. 而儼，於起反。說文作恹，云痛聲(840)。興福寺本作“而儼，於豈反。說文於恹，云痛聲也”。按，“於豈反”是也，《廣韻》“起”在上聲六止韻，“豈”“儼”“恹”皆在七尾韻，“儼”“恹”《切三》、王一、王三依豈反^①；《廣韻》於豈反。王二乃置尾韻開口之“豈氣里反”“扈於豈反”“蟻居猗反”三小韻於止韻，然平聲微韻不存，去聲志、未不混。興福寺本《禮記釋文》，尚未見支、脂、之、微亂雜之例，可證陸德明四韻獨立，而後人乃據時音改作反切，以“起”易“豈”，徒令今人誤以《釋文》諸韻已然相淆，非矣。

14. 筮曰，市至反。著曰筮(855)。興福寺本作“筮曰，市制反，著曰筮”，“著”字誤，當作“著”。按，筮是祭韻字，王一、王二、王三、《廣韻》皆“時制反”，正與興福寺本“市制反”音同。作“市至反”則與至韻混，此亦為後人所改，非陸氏之舊也。

以上四例是今本增改音注導致韻混的例子。今本《釋文》之韻與支、脂相混的例子較多，也有少數之微混切的例子(邵榮芬 1995:148-157)。從上引前三例看，興福寺本之與支、脂、微韻本不混，今本相混是後人增改所致。末一例至、祭混切也是後人妄改而致。

四 今本增添又音導致重音產生

15. 婉，音晚。詩箋云：婉婉，貞順兒。又音挽(857)。興福寺本作“婉，音晚。詩箋云，婉婉，貞順也”。無“又音挽”三字。法偉堂云：“晚、挽音同，挽疑免之譌，《廣韻》有此一讀。”按，法說非，陸書原無“又音挽”，後人所加而致法氏有此疑也。

16. 弗費，芳貴反又孚沸反。注同(844)。興福寺本作“不費，芳貴反，注同”。法偉堂云：

① 王一“儼”誤為“依”。

“孚芳同紐，孚蓋浮之誤。”按，“費”字《廣韻》未韻有“扶沸切”一音，故法氏疑“孚”爲“浮”之誤。據興福寺本及《表記》“所費”條皆唯有“芳貴反”一音，則今本“又孚沸反”亦爲後人所加。

17. 運肘，竹九反又張柳反(843)。興福寺本作“運肘，竹九反”，下無又音。按，“張柳反”與“竹九反”音同，非爲又音。是無“張柳反”者當爲陸氏之舊，四字蓋亦後人妄加。

18. 壺頸，吉井反又九領反。徐其聲反(846)。興福寺本作“壺頸，古井反。徐其聲反”。按，“吉井”“古井”音同，今莫辨孰是。而“九領反”與“吉(古)井反”音無異，不得爲又音。興福寺本無“又九領反”者當是陸書舊式，後人增“又九領反”四字大謬。又通志堂本“吉井反”作“吉并反”，法偉堂云：“吉并，盧本作吉井，以《玉藻》證之，則作井殆是。然作吉井與九領非異讀，不當別出。且《玉藻》亦吉井、吉成兩讀，吉並與吉成同。今姑仍之，俟考。”今按，“并”殆“井”之形譌，“頸”字《集韻》有經郢、九領相重。

以上四例爲今本於首音後加反切而導致同音重出，造成重音音切。《序錄》對“又音”的規定是：“音堪互用，義可並行。”這句話非常容易理解，“又音”與“首音”無論在讀音上還是意義上都必須是有區別的。用今本跟興福寺本比較，都是今本有重音而古本無，絕無相反的情況^①。所以今本中這些重音音切都是後人妄自增添“又音”而造成的，大大乖於陸德明自定的體例。

五 今本增反切或直音

19. 則著，張慮反又張略反(838)。興福寺本作“則著，張略反”。

20. 而著，張慮反，後同(851)。興福寺本無此條。

21. 已著，張慮反(854)。興福寺本無此條。

22. 以著，張慮反(854)。興福寺本無此條。

整理 19—22 例得下表：

	字頭	今本《禮記音義》	興福寺本	被注文字出處	被注字意義
19	著	張慮反又張略反(838)	張略反	注“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	穿戴，附著
20	著	張慮反，後同(851)	無音	經“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彰顯、顯著
21	著	張慮反(854)	無音	注“以其惡之已著也”	彰顯、顯著
22	著	張慮反(854)	無音	經“故冠於阼以著代也”	彰顯、顯示

按，第 19 例的“張略反”是爲“著免”注的音，“免”是禮帽，“著”是動詞“戴、附著”，這個意義只能音“張略反”。而今本的首音“張慮反”在興福寺本中没有，而“張慮反”的“著”，意義爲“顯出、顯示；彰顯、顯著、明顯”等，所以出現在第 19 例的首音“張慮反”不是陸德明原本的，而是後人誤加的。第 20、21、22 例的“著”，意義是“顯出、明顯”等，正好跟“張慮反”音對應。但這些音注興福寺本裏一個也沒有，會不會是興福寺本誤脫呢？有兩個證據證明這幾個注

① 僅有數例兩本都有，詳情見下文。

音爲“張慮反”的“著”不是興福寺本抄寫誤脫，而是後人添加的。《周易音義》：“積著，張慮反。衆經不音者同。”(76)陸德明這個自注意思很清楚，凡是《經典釋文》中“著”下不注音的，一律讀“張慮反”。也就是說，當經注中“著”音是“張慮反”，意義是“彰顯、顯示”等而又沒有“別讀”且無歧義時，就不再注音。陸德明這樣處理，正跟《經典釋文序錄·條例》中避免“徒費翰墨”的體例一致。我們考察《經典釋文》全部“著”的注音，發現“著”字只有一讀而注“張慮反”的，《周易音義》還有3例，《尚書音義》1例，《毛詩音義》1例(另有“珍慮反”2例)，《左傳音義》1例，《穀梁音義》1例，而《禮記音義》竟然出現9例。這些注音都非常可疑，而上面這幾個“著”在經注的上下文中沒有歧義，完全不用“徒費翰墨”，而從《禮記音義》今本與興福寺本所有可比材料看，這個意義的“著”唐鈔本都沒有注音而今本却有，顯然爲“著”注上“張慮反”是後人所爲。正是後人添加音注時不夠仔細，才在第19例中也添加了一個錯誤的首音。

23. 若是者浮，縛謀反，罰也(846)。興福寺本作“若是者浮，浮，罰也”。無音切。按，“浮”字《廣韻》正爲“縛謀切”，是“縛謀反”亦後人所加。

24. 嚴峻，私俊反(851)。興福寺本無此條。按，此出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則“私俊反”已見於上“恂依注音峻”下，此不當再出“嚴峻私俊反”條。注疏本亦無此條，足證此必爲後人妄加。

25. 朝聘，直遙反，下匹政反(856)。興福寺本作“朝聘，直遙反”。無“下匹政反”四字。按，《釋文》爲“朝聘”出音凡五例，除本篇“聘”字有音外，其他僅爲“朝”字作音。如《禮記·經解》作“朝聘直遙反篇內同”，《禮運》及《穀梁傳·僖公三十二年》《成公十三年》作“朝聘直遙反”。且經典中“朝聘”數百十見，《釋文》皆不爲“聘”字作音，是今本此篇之“下匹政反”，定爲後人妄加斷無疑也。

26. 澳，於六反；隈，烏回反(851)。興福寺本作“澳隈，烏回反”。按陸氏“澳隈”原僅爲一條，後人於“澳”下加注反切，遂更爲二條。上已出“澳本亦作奧，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則此不當復出。

27. 勝飲，上尺證反；下於鳩反。注同(845)。興福寺本作“勝飲，於鳩反。注同”。法偉堂云：“尺證反，阮云十行本同，撫本尺作尸，誤。偉案作尸是，作尺乃誤耳。”按，興福寺本“勝”字不出音，蓋“上尺證反下”五字爲後人所加。

28. 若己弗克見，音紀。尚書無己字(833)。興福寺本作“若己弗克見，尚書無己字”。無“音紀”二字，則此音注爲後人所加。

29. 冠者，音官(838)。興福寺本無此條。按，《周禮》《儀禮》皆不爲“冠冕”之“冠”出音。《曲禮上》：“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釋文》：“冠如字，徐古亂反。”(644)而爲“如字”之“冠”注“音官”者，唯此與《奔喪》“遂冠音官”(836)兩條。《曲禮》《奔喪》兩篇音義興福寺本皆不存，無可比對，而此條興福寺本無，則有者當係後人所加。又其餘各經“如字”之“冠”多不勝計，而《釋文》亦無爲之出音者。

以上前九例是後人增添反切，後二例是後人增加直音。這些反切和直音既非陸德明所造，當然不能作爲研究《經典釋文》音系的材料。

六 今本改反切爲直音

30. 譎, 音決(818)。興福寺本作“譎, 古穴反”。按, “古穴反”即“決”字之音, 此爲後人以直音改易反切之例也。今本與古抄本間, 似此者頗多, 皆古本爲反切而今本改直音, 且絕無反例。是以知凡此者, 反切爲陸德明書原作而直音乃後人所改也。

31. 汜愛, 音泛(843)。興福寺本作“汜愛, 芳劒反”。通志堂本作“汜愛, 音泛”。按“汜”字誤, 當作“汜”。

32. 以飲, 音蔭(837)。興福寺本作“以飲, 於鳩反”^①。

33. 殷殷, 並音隱(838)。興福寺本作“殷殷, 於謹反”。

34. 乘, 音剩(840)。興福寺本作“乘, 繩證反”。

35. 濯, 音濁(844)。興福寺本作“濯, 直角反”。

36. 斤已, 音尺(850)。興福寺本作“序已, 昌亦反”。

37. 蓁, 音臻(853)。興福寺本作“蓁_二(重字符), 側巾反”。

38. 適子, 音嫡(855)。興福寺本作“適子, 丁歷反”。“適”從“商”作。

以上九例全是今本爲直音, 興福寺本爲同音反切的例子, 這種差異顯然是後人改反切爲直音的結果。

七 今本於反切前加直音

39. 惟鵝, 音啼, 徒兮反。鵝, 鵝胡, 污澤之鳥, 一名淘河(827)。興福寺本作“惟鵝徒兮反。鵝, 鵝胡, 汙澤鳥也, 一名陶河”。按, 觀此條可知今本反切前之直音爲後人所加。

40. 創, 音瘡, 初良反(841)。興福寺本作“創, 初良反”, 則“音瘡”亦後人所加之直音。

41. 奉矢, 音捧, 芳勇反。下及注皆同。徐音如字。下奉中同(844)。興福寺本作“奉矢, 芳勇反, 下及注皆同。徐此音如字, 下奉中芳勇反”。按, 今本既於“芳勇反”上加直音, 又妄改下注文, 大悖德明原義。

42. 可蹈, 音悼又徒報反(818)。興福寺本作“可蹈, 徒報反”。按, “蹈”“悼”音同, 且皆無又音, 王三、《廣韻》並音“徒到反”, 與《釋文》“徒報反”無異, 是興福寺本之“可蹈, 徒報反”爲陸德明原書之舊。後人加“音悼”二字於“徒報反”之前, 既已疊床架屋, 又未審“悼”與“徒報反”之音相同, 再施一“又”字於“徒報反”上, 乃令讀者誤以爲“蹈”有二音, 大妄。

以上諸例, 前三例是後人在反切前添加直音, 第42例不僅添加直音, 還在“徒報反”前加“又”, 把陸德明原來的首音降爲又音, 且造成了重音音切。此外上文第11例也屬於在陸德明原用反切前增加直音的例子。

① “鳩”字作“鳩”。

八 今本於直音與反切之間加“又”字

43. 服膺，徐音應，又於陵反(818)。興福寺本作“徐音應，於陵反”。按，“於陵反”即“應”之反切，今本有“又”者乃後人妄增。此例與 44、45 例合併討論。

九 今本改“應對之應”爲反切

44. 以應，於證反(843)。興福寺本作“以應，應對之應”。按，“應對之應”讀去聲，今本改爲反切。

十 今本刪“一音”而誤

45. 相應，如字，音應對之應(857)。興福寺本作“如字。一音應對之應”。“應對之應”雖殘闕不存，“一音”二字分明可見。按，“應”若“如字”讀當爲平聲，與“應對之應”讀去聲有別，今本刪“一”字則使二音相亂。

	字頭	今本《禮記音義》	興福寺本
43	服膺	徐音應，又於陵反(818)	徐音應，於陵反
44	以應	於證反(843)	應對之應
45	相應	如字，音應對之應(857)	如字，一音(應對之應)

43 例今本的“膺”跟“應”同音，跟“於陵反”不同。古鈔本的“膺”“應”跟“於陵反”同音。44 例今本“應”的“於證反”如與古鈔本“應對之應”同音，則“應對之應”就是“如字”音。45 例，按今本則“應”的“如字”音即“應對之應”，按古鈔本“如字”音不是“應對之應”。

從以上材料中，只能得出今本的“膺”跟“應”同音時讀去聲，而“應”的“如字”音就是去聲；而古鈔本的“膺”跟“應”同音時則讀平聲，且“應”的“如字”音是平聲。那麼，到底是今本正確還是古鈔本正確呢？我們只能對《經典釋文》裏所有的“膺”和“應”進行一次窮盡考察。“服膺”的“膺”還有 1 次注音：“服膺，於陵反禮記音義793”，讀音爲平聲，跟今本例 43 的注音不同。另外還有 4 次爲“膺”注平聲的：“膺，於陵反禮記音義640；膺，於陵反，胸前也禮記音義759；馬膺，於陵反春秋左傳音義883；膺，於矜反爾雅音義1610”。因此我們可以判斷例 43 的今本不正確，古鈔本是對的。請注意，“X 音 a，又某某反”的形式是標明 X 有 a 和某某反兩個不同的讀音；而“X 音 a，某某反”則是先爲 X 注上直音 a，再用某某反同時標注出 X 和 a 這一對同音字。雖僅僅爲有無一個“又”字之差別，而決定兩個音注之關係。同理，例 45 也是古鈔本正確，例 45 的今本顯然刊落了原書中“一音”的“一”，又在例 43 的直音和反切之間妄加“又”字。在《釋文》中，除例 44 以外，只有一個音注且爲去聲的“應”字共 142 例，所有的注音都是用“應對之應”限制其讀

音而絕無用反切注音的，例 44 是唯一的例外。因此，例 44 的今本與古鈔本之所以不同，就是因為今本把原來的“應對之應”改成了反切。

“應”字其餘的注音足以證明我們的判斷。(1)《釋文》“如字”音與“應對之應”對立，即有 3 例標注“如字”“於陵反”與“舊(音)應對之應”對立的“所應，如字，舊音應對之應周易音義83”“二簋應，師如字，舊應對之應周易音義104”“相應，於陵反。舊音應對之應禮記音義819”。這相當於標明“應”的“如字”音是平聲。其他注“如字”的 1 例，“應其，如字，當也莊子音義1576”；注“音鷹”的 2 例，“應健，音鷹周易音義137”“相應，音鷹，當也毛詩音義212”；“音膺”4 例，“者應，音膺爾雅音義1608”“應德，音膺爾雅音義1622”“應，音膺，注同爾雅音義1638”“瑞應，音膺爾雅音義1700”；注“憶升反”和“於矜反”各 1 例，“應動，憶升反莊子音義1477”“應，本或作膺同，於矜反爾雅音義1604”。(2)用反切為“應對之應”注去聲有 2 例，“應，應對之應，注同。徐於甄反。尚書音義182”“瑞應，應對之應，徐於甄反禮記音義810”。那麼，其他注去聲的 1 例音同此“不應，於證反。下同。爾雅音義1643”。(3)標明“應對之應”跟“膺”音不同的有 1 例，“敵應，應對之應。又音膺周易音義112”。

最後剩下 1 例也是有問題的，“應，應對之應如字。老子道德經音義1401”。根據前面的討論，“應對之應”去聲，“如字”平聲，那麼此例原當在“如字”之前有“又”字，以注明兩音不同。由於沒有版本可供比對，我們只能推測，今本沒有這個“又”，如果不是誤脫就是有意刪削。

十一 今本改變音注位置

46. 相詬，徐音遘，恥也。又呼候反(850)。興福寺本作“相詬，呼候反，徐音遘，恥也”。按，各本所作，蓋後人以時音“詬”多讀見母而升“徐音遘”為首音，反以德明正讀“呼候反”為又音矣。於此可見後人妄改陸書，幾使其舊式盡失也。

十二 今本改反切致誤

47. 焦肺，方廢反(837)。興福寺本作“焦脯，孚廢反”。按，“方”為幫(非)，“孚”為滂(敷)，聲紐不同，且“方”與“廢”聲同，不得為切。王二、王三、黎本《廣韻》肺音“芳廢反”，而其他各本《廣韻》則誤為“方廢反”。興福寺本“肺”雖譌“脯”，然作“孚廢反”是陸德明舊式，後人據韻書改為“芳廢反”，遂使“芳”誤為“方”矣。

48. 爲巨，音拒，本亦作拒，其吕反(853)。興福寺本作“爲巨，音矩，又其吕反”。按，此處經文云：“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矩或作巨。”則“矩”雖有異文作“巨”，而既訓“法”，是必依經文讀為“矩”，故德明“巨音矩”讀為見紐。而本又有依字讀群紐“巨”者，德明因施“又其吕反”以分別之也。後人妄改乃如今本及注疏本，若無興福寺本存陸書之舊，則幾令人疑德明大儒，竟不懂鄭注而如此作音矣。

49. 體羸，力垂反，劣也，疲也(839)。通志堂本“體”作“體”。興福寺本作“體羸，劣皮反”。按，“力垂反”與“劣皮反”讀音無異，“力垂”者，被切字與切下字皆為合口；“劣皮”則以唇音字切合口字。所以“垂”易“皮”者有二，即誤以原本反切注音為釋義，又為求切下字與被切字開合口和諧也。然顯為後人所改，興福寺本當存陸德明之舊。

50. 馬乘，徐繩證反(854)。興福寺本作“馬乘，徐良證反”。按，“良”當是“食”之誤，《明堂位》“乘路，徐食證反”，即其證也。“繩”“食”皆船紐。《釋文》為《禮記》“乘”字作“時證反”者3例(《禮運》1，《郊特牲》2)，以禪紐字為切；“乘音剩”1例(《服間》)及“繩證反”二十餘例皆以船紐字作音。則陸德明船、禪不別。而興福寺本此所據作“食”，蓋陸氏舊作，改為“繩”者，殆求一律也。

上引第47例因後人改反切導致幫、滂相亂。第48例因妄改使陸德明清濁不同的兩音脫去一讀。第49例誤認陸德明注音為釋義因而另作反切更為荒唐。第50例所改雖無關大旨，但已不是陸德明原書所作。

十三 今本增又音

51. 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既稟，謂稍食也(821)。興福寺本作“稟，彼錦反。飭稟，謂稍食也”。按，法偉堂云：“一本又力錦反六字疑後人校語，陸氏作音，無音一本者。”法說甚是。

十四 今本改反切為“如字”

52. 請期，徐音情，又如字(855)。興福寺本作“徐音情，又七領反”。

以上十四類52例，是通過興福寺本《禮記音義》與今本的比較，揭示了唐宋時期後人對《經典釋文》的增刪更改，可以證明今本《釋文》首音中有大量後人闢入和改動的“異質成分”。那麼興福寺本出自唐人之手，是否完全可靠或者說就一定是陸氏原本？我們注意到興福寺本存在少許重音音切的例子。

1. 淡，大敢反又大暫反。徐徒闕反(829)。興福寺本同。按，大暫反與徒闕反皆定/闕。

2. 嬖，必惠反。徐甫詣反(832)。興福寺本同。按，兩切皆為幫/霽。

3. 辟，婢尺反。徐扶亦反(838)。興福寺本作“辟，婢尺反。徐扶赤反”。按兩切皆為并/昔。

4. 比，毗志反。徐扶志反(849)。興福寺本同。按兩切皆並/志(至)。

第1例可以理解為陸德明有上、去兩音，而徐邈只有去聲一讀，可以不算真正的重音音切。但以下兩例都是首音為“音和切”，次音為有主名的“類隔切”。根據楊軍、儲泰松(2010)的研究，這類首音是後人添加的。第4例與2、3兩例略同，但用了志韻字作至韻字的反切下字，也應該是後人改動的結果^①。從這些例子看，既然唐代已經開始增改《經典釋文》，興福寺本留下痕迹也是在所難免的。好在興福寺本的這類改動還不多，較今本更接近陸德明原書舊貌。

由於唐宋時期因後人改動產生的“異質成分”是研究陸德明音系的“假性證據”，所以，如

① 關於今本《釋文》“比”的反切，我們擬將窮盡研究後專文討論。

果在考訂陸德明《經典釋文》音系時使用了後人所作、所改的音注材料，必然會作出錯誤的判斷。前此學術界研究《經典釋文》音系時未能注意，因而使用了這些“假性證據”，所得陸德明語音系統的結論自然存在嚴重偏差。因此，我們的結論是：

第一、《經典釋文》的音系必須在剔除“異質成分”以後重新考訂。

第二、由於《經典釋文》唐宋兩朝都有改動，而不同經典的改動出於不同的人，所以考察時必須分別不同經典個案進行研究。

第三、比較各經《音義》音系的異同，最終找出真實的陸德明音系。

第四、在此基礎上進而研究陸德明音系的性質及其與《切韻》音系的異同，方能探求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發展演變軌迹。

徵引書目

-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宋元遞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1. 汲古閣第五刻本。2. 光緒十年淮南書局繙汲古閣第四刻樣本。3. 孫星衍藤花榭本。4. 陳昌治一篆一行本，中華書局，1963。
- 南朝梁·顧野王《原本玉篇殘卷》，中華書局，1985。
- 南朝梁·顧野王 北宋·陳彭年等重修《宋本玉篇》，中國書店，1983。
- 日本·空海《篆隸萬象名義》，中華書局，1995。
- 南唐·徐鉉《說文解字繫傳》，中華書局，1987。
- 北宋·陳彭年《廣韻》：1. 遵義黎庶昌刻本，《古逸叢書》之十。2. 張氏澤存堂本，中國書店，1982。3. 宋巾箱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4. 明內府本，《小學彙函》第十四。
- 北宋·陳彭年《鉅宋廣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
- 北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中華書局，2008。
- 南宋·王應麟《玉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清·徐乾學《通志堂經解》，中華書局，1980。
-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 清·段玉裁《經韻樓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清·法偉堂《經典釋文校記遺稿》，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 清·盧文弨《經典釋文考證》《重刻經典釋文之緣起》，抱經堂叢書。
- 清·沈淑《陸氏經典異文輯》《陸氏經典異文補》，均見知不足齋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
- 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 清·臧琳《經義札記》，清經解本。
-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附阮元《校勘記》），中華書局，1980。

參考文獻

- 黃華珍 2011 《日本奈良興福寺藏兩種古鈔本研究》，中華書局。
- 黃 焯 1980 《經典釋文彙校》，中華書局。
- 龍宇純 1968 《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香港中文大學。
- 魯國堯 2003 《盧宗邁切韻法述論》，《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

- 羅常培 1937 《〈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史語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
- 邵榮芬 1995 《經典釋文音系》，(台灣)學海出版社。
- 沈建民 2007 《〈經典釋文〉音切研究》，中華書局。
- 萬獻初 2004 《〈經典釋文〉音切類目研究》，商務印書館。
- 王國維 1983 《李舟切韻考》，《王國維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利器 1997 《經典釋文考》，《曉傳書齋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吳承仕 1986 《經籍舊音叙錄》《經籍舊音辨證》，中華書局。
- 吳承仕 1984 《經典釋文叙錄疏證》，中華書局。
- 楊 軍 1995 《〈集韻〉見溪疑影曉五紐反切上字的分用》，《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
- 楊 軍 2000 《今本〈釋文〉中後人所增改的反切舉例》，《中國音韻學第十一屆學術討論會暨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 楊 軍 2013 《〈經典釋文〉協韻、協句研究》，《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十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
- 楊 軍 儲泰松 2010 《今本〈釋文〉引〈切韻〉〈玉篇〉考》，《中國語言學(第四輯)》。
- 楊 軍 儲泰松 2012 《今本〈釋文〉重音音切研究》，《中國音韻學——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太原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九州出版社。
- 楊 軍 儲泰松 2012 《從釋文引“顧野王”或“顧”論〈篆隸萬象名義〉與原本〈玉篇〉之關係》，《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九、十合輯)》。
- 楊 軍 儲泰松 2012 《從興福寺本論後人對〈經典釋文〉注釋的改動》，第四屆全國辭書理論與辭書史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蕪湖。
- 虞萬里 2000 《〈經典釋文〉單刊單行考略》，《榆枋齋學術論集》，江蘇古籍出版社。
- 余迺永 2008 《新校互注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周祖謨 1966 《〈篆隸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問學集》，中華書局。
- 周祖謨 1966 《論〈篆隸萬象名義〉》，《問學集》，中華書局。
- 周祖謨 1960 《廣韻校本》，中華書局。
- 周祖謨 1983 《唐五代韻書集存》，中華書局。
- [日]白藤禮幸 1977 《篆隸萬象名義索引》，東京大學出版會。
- [日]阪井健一 1975 《魏晉南北朝字音研究》，日本汲古書院。
- [日]狩野直喜 1933 《唐鈔古本〈尚書釋文〉考》，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商務印書館。

**A research on the First Pronunciation in *Jingdian Shiwen* (經典釋文)
of Nowadays Edition From the Fragments of the *Liji Yinyi* (禮記音義)
Preserved in Kohfukuji Temple**

Yang Jun Chu Taisong

Abstract: The most first pronunciations in *Jingdian Shiwen* (經典釋文) of nowadays edition are thought to be the Standard pronunciations recognized by Lu Deming, and they draw the phonology of Lu Deming Guided by this knowledge. This is a big misunderstanding. In theory, put his own pronunciations or the pronunciations he recognized in the first place is established, but the precondition is that all the first pronunciations without be changed later.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 people ha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n it. We can see these changes from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versions and the logical inference. A large number